

范 硕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剑英在 1976/范硕著. —2 版 (修订本).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12 重印

ISBN 7-5035 0276-2

I. 叶… II. 范… III. 叶剑英-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4003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2 月第 2 版 1996 年 6 月第 13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25

字数 357 千字 印数 263000 274000 册

定价: 21.00 元

目 录

序	(1)
引子	(1)

一月。“鸟儿问答”，叶剑英欣赏毛泽东诗词。

周恩来不幸逝世。邓小平再次挨批

“试看天地翻覆” (1)

知音 (7)

巨星殒落 (10)

“金刚经”的咒语 (14)

大权不能旁落 (15)

钓鱼台群丑亮相。“王、张、江、姚”合伙破坏

悼周活动，最恨最怕的是叶老师

毛泽东点名“四人帮” (24)

“旗子”“点子”“棍子”“牌子”大合唱 (27)

极左思潮的怪胎 (32)

“钓鱼台没鱼可钓”吗？ (36)

魔鬼们的如意算盘 (37)

搬不动的“绊脚石” (40)

二月。中南海游泳池作出错误决定，叶剑英

“挂职”，军权未丢，江青一伙刮起十二级台风

十里长街哭周公	(45)
持正相倚	(52)
“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56)
“联络员”进中南海	(63)
病榻前的“最新指示”	(64)
中央一号文件	(7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76)
横扫“牛鬼蛇神”	(80)

四

四月。吉林突降陨石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掀起悼周的“四五”狂飚。叶剑英来到人群中间

“陨石雨”的传说	(96)
“四人帮”的毁谤	(100)
“我哭豺狼笑”	(106)
“童怀周”们的怒吼	(111)
批邓新潮	(133)
“大树雄风天可柱”	(149)

五

五月。叶帅韬晦上西山，“四人帮”作恶钓鱼台。聂帅、王震将军酝酿除妖

毛泽东病情加剧	(156)
叶剑英坐镇西山	(159)
“胡子”将军来了	(162)
“哑谜”	(167)
元帅夜话	(171)

指着神圣名字作恶的人…………… (177)

“为大于其细” …………… (180)

六

江青“最恨手里缺少杀人刀”，叶老帅坚决顶

住不交枪，争夺兵权大战愈演愈烈

“大字报尽管贴，话我还要讲” …………… (183)

“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 (189)

“逆流”乎？“正流”乎？…………… (193)

两篇讲话定军心…………… (196)

“乱军有功”吗？…………… (198)

“打闷棍” …………… (201)

所谓“第二武装” …………… (204)

稳住阵脚…………… (207)

七

七月。张闻天、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天灾

人祸泛滥。叶剑英砥柱中流

“红军之父”走了…………… (209)

康大姐来了…………… (214)

天崩地裂，妖风四起…………… (215)

“人生能有几多愁”？…………… (219)

“兴兵讨群凶” …………… (221)

八

九月。毛泽东弥留之际召见叶剑英，江青难圆

“女皇梦”

毛主席病危…………… (233)

“临终召唤”为哪般？…………… (235)

“苍凉唱大风” …………… (246)

“国丧”与“批邓”并举	(249)
“女皇”就要“登极”!	(253)

九

众志成城。老革命家忧国忧民思谋除妖良策， 叶剑英不负众望挺身而出挽危局

人心思治	(259)
“周公辅成王”	(262)
英雄所见尽同	(269)
作个“民意测验”	(275)
历史的选择	(288)
多谋善断	(290)
依靠政治局多数	(294)

十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王洪文当“坐探”混进 西山，叶剑英论“佛禅”作赋吟诗

江青发难	(298)
9月21日这一天	(303)
“文战”和“武战”	(306)
除妖三“方案”	(309)
“浩然正气满乾坤”	(311)
国防部长再次公开“亮相”	(317)
“没有调和的余地”	(319)
“好汉坡”上“放鹤亭”	(322)

十一

三人同心。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想到一块 了，几经密议，制定战略决策，决意为民除害 “狡兔三窟哟!”	(327)
--	-------

“四人帮”大闹政治局	(330)
国庆“批判会”	(334)
接陈云进山	(337)
“决策人”在行动	(340)
“用历史说明迷信”	(344)

十二

十月。风雷激荡。叶剑英等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

图穷匕首现	(349)
胜似闲庭信步	(352)
“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幕	(357)
告急电话	(360)
“谋成于秘败于泄”	(365)
特殊“战争”的前夜	(367)

十三

十月六日。一切就绪。叶剑英和华国锋坐镇怀仁堂，王、张、姚“自投罗网”，束手就擒。江青无奈只好交出钥匙

历史选择了这一天	(371)
怀仁堂正厅的“会议”	(375)
万字廊 201 号的一幕	(379)
最后胜利的喜悦	(383)

十四

玉泉山。政治局紧急会议宣布特大喜讯。山河重光，举国欢腾

玉泉灯光	(391)
叶剑英的重要讲话	(396)

请邓小平复出·····	(399)
“中国得救了!”·····	(401)
斗争的余波·····	(402)
“满目青山夕照明”·····	(409)

十五

忆往事，论功过自有人评说。叶剑英却认为同
“四人帮”作斗争，“决心是大家下的”

辉煌生命中的短暂一瞬·····	(415)
雷霆一击中的决定作用·····	(420)
“无限风光在险峰”·····	(424)
第一版后记·····	(436)
第二版后记·····	(438)



一月。“鸟儿问答”，叶剑英欣赏毛泽东诗词。周恩来不幸逝世。邓小平再次挨批

“试看天地翻覆”

1976年。元旦。

北国风光，天寒地冻，满目冰霜。

无线电波伴着似乎被冻得凝结了的气流，向千家万户传递着气势磅礴的声浪：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是毛泽东主席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

广播员用庄重的语调朗诵完这一首《重上井冈山》之后，变换着一种稍微轻松一点的音调播出同一位诗人在同年写的另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诗朗诵的电波在北京后海南沿的上空荡漾，钻进柳荫街一座紧闭着银灰色铁门的深宅大院里。这是叶剑英元帅的住地——小翔凤5号。

柳荫街又称“元帅街”、“将军街”，住着徐向前、叶剑英元帅和一些老将军。5号院被高大的青砖瓦墙深深地包裹着。古老的宅第显得幽静、典雅、庄重，带有神秘的色彩。

年近八旬的叶帅，此刻穿着深蓝色便装，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凝神地听着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两首诗词。这位元帅太熟悉、太喜爱毛泽东的诗词了，就像熟悉喜爱诗词作者毛泽东本人一样。这一半是因为他经过多年与这位人民领袖相处，十分敬仰他的才学和人品；另一半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自古以来，大凡诗人与诗人之间、志同道合者，其灵感总是相通的。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对于毛泽东的诗词，叶剑英有点偏爱，甚至可以说是酷爱了。早在延安时代，他就习惯于吟诵传抄的毛诗，而且奉之为上品。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1月，《诗刊》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18首诗词，叶剑英读后兴奋极了，虽然许多篇是他早已熟悉的，但他仍然反复吟诵，爱不释手。这次发表的这两首词，也同样吸引着这位元帅。

“绝妙好词！绝妙好词！”他一遍一遍地听着，一句一句咀嚼着，琢磨着，品评着，一赞三叹，他被那雄伟磅礴的气势、富丽清新的格调，深深地打动了。

叶帅有一个习惯，常常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读诗、背诗、讲诗。尤其遇到好诗更是如此。这次也是，他不但自己读，还

教给在身边的孩子们和服务员小周、小卢读，让他们背诵。

他顺手翻开刚刚送来的《人民日报》。读着第一首词，仿佛又回到40年前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读着第二首词，觉得更有韵味，读着读着不由地“啊”了一声，随口说道：“这首词写在1965年秋！十年了。”

是的，真是无独有偶。原来叶帅在大连也写过一首诗，那就是几乎同一时间、同样历史背景写下的七律《远望》：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这首诗不论在意境和格调方面，确实可与毛泽东的《鸟儿问答》相媲美。当时，叶帅写在一张小条上，不知怎的，由董老辗转传到北京，后来发表在1965年10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毛泽东72岁寿辰之际，毛岸青和邵华去祝寿，毛泽东当即挥毫，一字不错地背抄此诗，赠送儿子和儿媳，还特意将原诗名《望远》改为《远望》，并加“在大连棒槌岛”几个字。这样，诗的背景更清楚，使原诗的动宾结构变成偏正结构，突出“望”的主体风韵，读起来更加响亮动听，回味无穷。1976年12月28日，毛岸青和邵华特将父亲录写的《远望》原件送给叶帅，并附信云：“父亲对伯伯是很尊敬的，对伯伯的诗也是十分喜爱的。1966年元旦前，我们去看望父亲，父亲挥笔书写了伯伯《远望》一诗，以教育鼓励我们革命。父亲是那样喜爱伯伯的这首诗，不仅把诗中句句都入脑海，而且连什么时候，刊登在哪个报纸上都记得……”后来，叶帅在将此诗收入自己的诗集时，改《望远》为《远望》，并将诗集命名为《远望集》，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手迹。

毛泽东喜爱古典诗词，推崇古代诗词大家，但在通常情况下很少评论当代诗人，而对叶剑英可以说是个很少的例外。他十分

欣赏叶剑英的诗词和诗才。叶帅的古典文学造诣很深，旧体诗词功底很厚。1965年，中国另一位元帅诗人陈毅向毛泽东讨教改诗时，他复信给陈毅说：“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他在信中自谦“没有学过律诗。”其实，毛泽东是颇工于此道的。他是当代中国的诗词泰斗。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与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谈到“长沙水”“武昌鱼”和“孙权搬家南京”的典故，突然想起辛弃疾的《南乡子》，问叶剑英记得否，叶帅未加思索，当场吟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听了很满意，指着叶剑英说：“此人有文化。”接着，他读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然后又指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这里，毛泽东不仅赞赏叶帅的诗才，而且更重要的是表扬他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坚定性。后来，毛泽东与为其侍讲古典文学的北大教授芦荻谈话中，还说过叶剑英的诗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

叶剑英是一位满腹经纶又虚怀若谷的人。尽管受过毛泽东的赞誉，但他从不以诗人自居，平素作诗，只是兴之所至，抒发情怀，随写随丢，连个底稿也不留，当然不会想到毛泽东竟然亲录他的这首诗赠教子女。他高兴地托人将原件送到荣宝斋裱糊起来，留作纪念。

回忆起这件往事，叶剑英望着毛泽东亲录的《远望》，对照毛泽东的《鸟儿问答》，细细品味一阵子，觉得自己的七律无论如何比不上主席的《念奴娇》。鲲鹏展翅，扶摇羊角，多大的气魄！实在是大家手笔，常人莫及。

“首长，这个典故出自哪里呢？”

“《庄子》的《逍遥游》。”叶帅不加思索地回答，习惯地背诵起来：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接着，叶帅讲起“斥鴳”（“蓬间雀”）讥笑大鹏高飞的典故，又背诵《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讲述“仙山琼阁”的来历，以及“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等词的出处和用意……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毛泽东这两首词为什么在今天，在写作10年之后发表呢？又偏偏选在1976年元旦？想到这里，这位元帅诗人有点茫然了。

他重新翻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两篇光辉的作品，以高度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描绘了国内外“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歌颂了革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揭示了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的历史规律。

大好形势？难道现实是这样的吗？他继续往下看：

看吧，“到处莺歌燕舞”。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我们的党朝气蓬勃，我们的人民意气风发，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像绚丽的鲜花，开遍了祖国大地。各族人民广泛持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认识逐步加深，提高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到处莺歌燕舞？又是批林批孔，又是评《水浒》？路线斗争？欣欣向荣？……？一连串的问道。

这一切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今不如昔”的谬论。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

读到这里，元帅顿了一顿，感到太吃力了。当然不能说“今不如昔”，但是眼前的现实未免令人担心。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今天“批”这个，明天“评”那个，光是“抓革命”而不“促生产”，怎么得了？所幸的是去年有了转机，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出现了稳定和希望。这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长期斗争带来的结果，是漫漫长夜中透出的一线曙光。可惜，毛泽东不能容忍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四人帮”的推动下，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形势急转直下。不久前，广东家乡来说，许多人外流逃港。一出北京城，许多地方缺吃少穿，又走回头路……芸芸众生，饥寒交迫，要再这样下去，可真要“今不如昔”了。这怎么叫“到处莺歌燕舞”，“谈笑凯歌还”哟！

再往下看，“社论”继续写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主席最近又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否定或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必然会犯错误……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

阶级斗争是要抓的，但是安定团结呢？又是“纲”又是“目”，怎样摆呀？什么是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啊，明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叶帅读到这里恍然大悟：元旦“社论”是唱“孔明草船借箭”这出戏啊！这是在借毛主席的诗词来打邓小平。如今周总理病危，重炮轰鸣，一齐落在小平身上。这是谁的手笔呢？姚文元！又是那个被“四人帮”称为“金棍子”的一篇杰作。

姚文元遵从王洪文旨意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派出一大批记者到全国各地正在“调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搜集邓小平和老干部的“黑材料”，作为发起新攻击的重型炮弹。想到这里，这位老革命家实在读不下去了。已经定了调子，开始动作，何须再读呢！什么“重上井冈山”？什么“鸟儿问答”？他们玷污了毛主席的好词！“不须放屁”！这笔帐一定要记在“四人帮”的头上！一定要和他们算的！

知 音

就在叶剑英独自思考毛泽东的两首诗和元旦“社论”的时候，中国的亿万群众也在倾听着中央电台反复播放的同样的声音，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当时人们的见解和结论也许不尽相同。但是至少有两个人的想法是和叶帅一致的。

一位是住在北京宽街的邓小平。他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正在挨批。

另一位便是身患绝症、躺在三〇五医院不久于人世的周恩来。

多年来，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每当叶剑英遇到难解之事，总是首先要到周恩来那里去请教。如今他病倒了，生命垂危，叶剑英既忧虑又焦急，希望他的病情能够好转。

这天晚间，远山寒色，近树悲声。稀疏的灯光在朔风中发抖。叶剑英驱车来到三〇五医院。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在静静的病房里，周恩来斜倚在病床上，正在聚精会神地听护士给他读毛泽东的两首词。叶帅静静地站在病床前，一直等着读完。本来想将满腹的心事尽情倾诉，但看到周恩来消瘦的脸上，显露出癌症晚期痛苦而又勉强作出的笑容，便不忍心再开口了。

值班人员告诉他，总理很高兴听主席这两首词。

叶帅走过来，握着总理的手，劝他好好静养，小声说：“还有

元旦社论呢。太长了，您不要听了！”说罢把社论的内容扼要地讲述了一番。

周恩来听罢，微睁着无神的双眼，摇摇头，嘴角上掠过一丝苦笑。

叶剑英完全理解周恩来的心情。有谁比他更关心全国人民的甘苦，有谁比他更清楚全国面临的严重政治经济危机，有谁比他更深切地尝受过“批林批孔”、“评《水浒》”的苦楚，有谁比他更愤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他知道自己病入膏肓，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但他依然挂念着毛泽东的病情，担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尤其最近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声声高，步步紧，使他更是忧心如焚。难道他寄予厚望的邓小平真的要再一次被罢黜，退出政治舞台吗？难道中国的大好江山真的要葬送在江青这伙狂人的手里吗？果真如此，他怎能不抱恨终生呢？……

大概正是由于受到这种复杂而深沉的思绪所支配，周恩来长时间地痛楚地望着叶剑英，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叮嘱，有千斤重担要交付给这位曾经与自己生死与共可以信赖的战友。此刻他根本无意，也无力去评论毛泽东的诗词和那篇元旦献辞了！

可是，事过若干年之后，有人竟就这件事作出种种猜测，编织出奇妙的神话。甚至有一位外国作家说，总理的随从人员在“编造”故事，周恩来到最后“还在演戏”。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周恩来直到最后一息，还保持着当年对毛泽东的一片深情厚谊，同样也喜欢他的诗词。只是在内心里对此时此刻发表这两首词和元旦社论不谐和的调子表示异议罢了。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历史事实是怎样的呢？当时，不论是病危中的周恩来，还是被批判的邓小平，可以说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反“四人帮”的健康力量的人群中，对1976年元旦新发表的毛泽东两首词和三家报刊“社论”的认识，对即将开始的新的一年国内形势的

估计，同叶剑英一样，都是忧多于喜。想想看，从10年前的1966年，狂飚从天降，神州大地经过大疯狂、大动乱的火血洗礼之后，又继之以连年不断的反复折腾、人祸天灾，给人们带来了多么巨大的苦难！除了极少数发“文革”财、当“文革”官的既得利益者外，绝大多数人陷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濒临破产的深渊，在痛苦中挣扎着。人们经过无数的惊愕、恐惧、忧虑和彷徨之后，开始用“怀疑一切”的眼光来审视10年走过的道路，从“迷信”、“盲从”中解脱出来。“文化大革命”的神圣外衣和虚幻光环已经被剥落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已在光天化日之下尽行暴露。广大群众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强烈不满，深恶痛绝。在新的一年里，人们拭目以待，看他们能演出什么新的“恶作剧”，准备认真对付。眼前，人们最关心的、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最大危机，是周恩来身患绝症和邓小平的重新受批，而年老多病的毛泽东主席被江青一伙包围、蒙骗，继续推行极左的一套，日益脱离群众。“哀莫大于心死”。正在上演的全国性悲剧，已经达到高潮，大幕将要落下。可是剧作者还要坚持演下去。毛泽东的两首词发出了新的信号。

关于这一点，美国记者罗斯·特里尔倒是有所评述的。在他所著的、已用6种语言出版的《毛泽东传》最后一章《强弩之末》中特意提到这一点，不妨摘引如下：

1975年已接近尾声，毛靠在他书房外的安乐椅上，面无血色，像蜡一样，双目无神，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脆弱得就像德累斯顿的瓷器，几乎无知觉了。

一天黄昏的时候，朱丽叶·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来拜访毛。毛被两位年轻姑娘扶住，挣扎着移动双脚，步履蹒跚，自己站稳了，两位女护士后退一步。在照相机频频作响和电视摄像机的耀眼灯光闪亮前，他就握住了美国人的手，然后，两位姑娘又把他搀回到沙发椅上。

“它没什么。”毛对朱丽叶和戴维谈起了一首斗志昂扬的词，这首词正是在那个时期他最典型的再版物。“我是在1965年写的。”但这首《水调歌头·